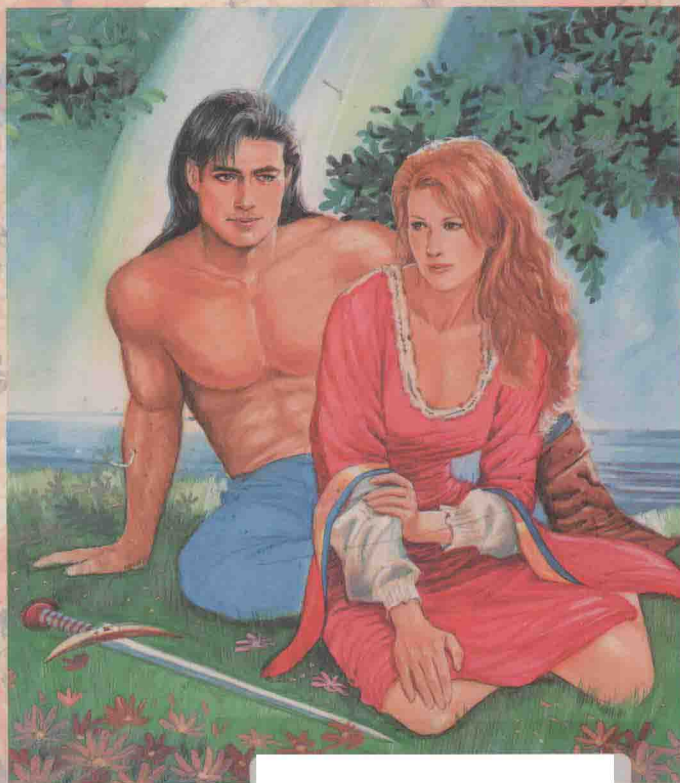


甜蜜的魔法師

艾梅莉・布蘭蕭◎原著

張沁蓮◎譯



Swe
by Emily Bradshaw



浪漫經典399



林白出

A decorative flor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甜蜜的魔法師

Sweet Sorcery

原著者：Emily Bradshaw

艾梅莉・布蘭蕭

譯者：張沁蓮



浪漫經典之 399

甜蜜的魔法師

Sweet Sorcery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6 · 9 月

原 著：Emily Bradshaw

譯 者：張沁蓮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

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周又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439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登字第222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
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初版：八十五年九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183-0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星馬汶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60 Kallang Pudding Road #06-00 Tan Jin Chwee
Industrial Building, Singapore 1334.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A decorative flor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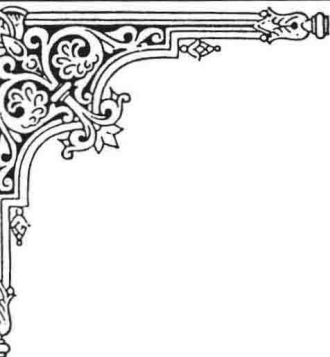
甜蜜的魔法師

Sweet Sorcery

原著者：Emily Bradshaw

艾梅莉・布蘭蕭

譯者：張沁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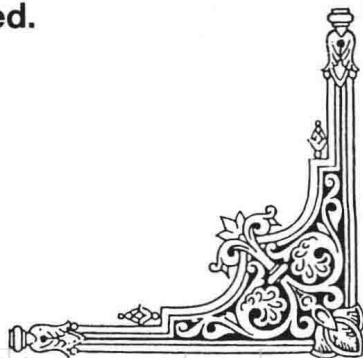
原著書名 / **Sweet Sorcery**

by Emily Bradshaw

Copyright © 1995, by Emily Krokosz
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6, by Lin Po
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.





浪漫經典之 399

甜蜜的魔法師

Sweet Sorcery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6 · 9 月

原 著：Emily Bradshaw

譯 者：張沁蓮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

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周又玲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1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 4980-5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...

初版：八十五年九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183-0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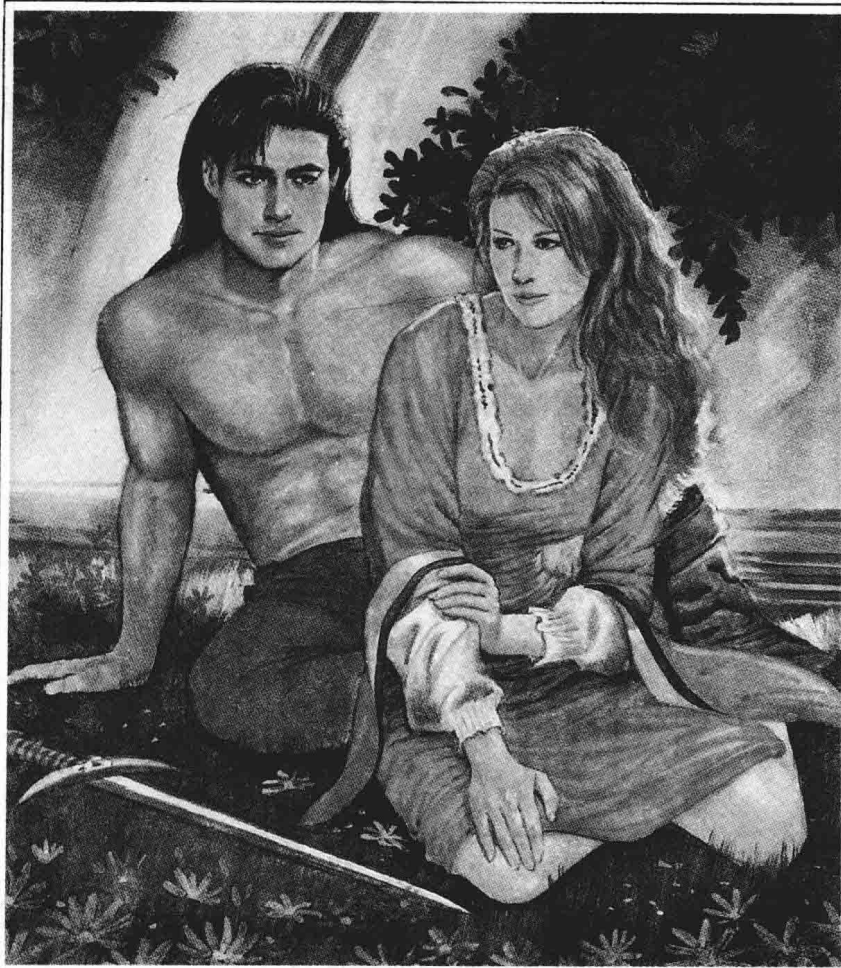
星馬汶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60 Kallang Pudding Road #06-00 Tan Jin Chwee
Industrial Building, Singapore 1334.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他手中握劍，目露兇光，直到他在一處著魔的湖畔抓到了那個一頭金髮、一絲不掛、且閃亮動人的少女，一切才爲之改觀。人稱「獵鷹」的魯格將姬娜自手下那兒搶來，接著佔爲己有。他奉查理曼大帝之命收回亞敦並統治該地，但是魯格沒料到會遇見亞敦的女巫姬娜，使他在白日著魔、夜裡銷魂。

她是醫者和女巫，除了魯格之外，她的族人都尊重她，那個武士不相信她有施術的能力。姬娜欠魯格一命，因此她與凶狠的對手達成協議——以她的忠誠來交換和平。但她並不想犧牲自己，交出她的身心，也沒有預期會見到只會讓人心痛的異象——兩名武士身穿金光耀眼的鎧甲奮力而戰……爲的是她。



池塘隱藏在森林的深處。池邊長滿了羊齒植物，並籠罩在濛濛水氣之中，樹林映照在水面上，林木之色又和翡翠一般的神秘池心融合爲一。池中波紋不興，彷彿微風也不敢侵擾此地的平靜。

池塘的所在不是秘密。北方寒冷的海邊有一些小木屋，那兒的漁人有時會以竊竊私語談論著它。農夫的妻子會警告小孩要守規矩，否則就把他們留在池邊叢叢的羊齒植物裡。每個人都知道凡人不可擅闖此地——只有仙子、女巫、妖精、魔鬼，和其他神奇或邪惡的生物才可以靠近。

因此無人窺見這個未著寸縷的少女自深林之中走向芳草如茵的水岸。她幾乎是虔誠地踏入溫暖迎人的池塘裡。水面氤氳的霧氣，恰似薄紗圍住了她的雙腿、纖臂，和姣柔的曲線，一絲一縷都追隨她的挪移，輕撩盤繞。

少女猶如祈禱般地跪下。池水觸及了她的腰肢，濕氣凝結成水珠滴落在她的髮上，又如閃亮的寶石掛在她的睫端上。她喃喃唸出只有仙子可聞的話語，然後悄悄地潛入水中。當她浮出池面，光亮濡濕的金髮密密覆蓋了她的肩背。她起身舉臂似祈禱之姿，片片水花從而溜

下滑潤的嬌軀。

突然間安詳虔敬的容顏綻出欣喜的笑容。她以近乎完美的姿勢劃破深綠的池面，潛入水中。那縱身一躍濺起閃閃的水花，也擾動了水氣。她像隻淡金色的水獺在水裡嬉戲，水波好像也和她一一相應。銀鈴般溫暖的笑聲打破了岑寂，令樹間的綠葉也舞動不停——直到最後她挺身依向一片青苔，不再移動，林地才復歸於岑寂。

有一晌，亞敦堡的姬娜靜躺於溫暖的水中，享受全然的寧靜。唯一的聲音是池水汨汨流下含礦的岩洞，注入消失在蔥翠盡頭的小溪時傳來的淅瀝聲。耳中的幽靜使人愉悅，柔和的綠林泉石望之令人心曠神怡。整個早上她都在織坊裡工作，織布機的軋軋聲和女人的交談聲吵得她耳朶作疼，一直盯著成排的線仔細地尋找瑕疵也害她兩眼發痠。沒有胸部充血或腹痛的人喚她到醫坊配藥治病。沒有人需要刺破疔瘡、接骨，及服藥來停止月事的痙攣。今日的亞敦堡似乎十分平安。因此姬娜只得努力地纏線、織布。更糟的是，下午若無人需要治病，自己將待在火熱的廚房中揮汗操勞。

但至少眼前她逃開了職務。池塘離亞敦不遠，它是神聖或受到詛咒，視個人觀點而定，沒有人敢接近縈繞池邊的神靈。只有姬娜。她來這兒放鬆自己，躲開例行的累人雜役，而且和她母親談話——美麗的葛絲去世已八年，但仍存在於森林的魔法中。

「母親，」姬娜將頭枕在青苔上，並合起雙目。「母親，妳仍活在我心裡。」
輕風拂動樹葉，彷彿低吟著回答。姬娜睜開眼睛，笑容裡有一絲淘氣。

「我想妳知道恩凱爵爺已經去世了，我希望每天日出時，他都得爲妳洗腳，日落時再爲妳奉上蜜酒。」

她懷疑靈魂真的有腳可洗，死亡則必定使人難嚐蜜酒，然而姬娜認爲靈魂自有和肉身對等的事物。亞敦已逝的薩克遜領主的確應該爲葛絲作奴僕，以彌補他生前對她的虧待。這並不表示他待別人比較寬厚。即使在入土時，他都給亞敦的人民留下了扭曲的命運。

「麻煩要來了。」她對母親嘆道。「我感覺到它正朝著我們而來。好近，就要到了。」波紋蕩漾的池水似在向她保證：是有麻煩，但不是在這兒也不是現在。眼前只有潔淨溫暖的仙池蘊生的魔法，一如無際的藍天、草原的野花，及森林陰涼的暗影之中所隱藏的奧妙。這一切，葛絲都曾教導女兒要用心去看。這一切的魔法，葛絲只要說句話、唱隻歌，及輕彈手指就能加以利用。可惜的是，姬娜不是她母親那樣的女巫。

然而附近的人並不知道。上個星期，馬廄總管的妻子逢人便說姬娜如何解除了魔鬼加諸她兒子的詛咒。姬娜把繁縷葉藥膏敷在孩子起疹的皮膚上，怎能算是施法？但疾病一消失，那位妻子便相信是巫術治癒了她的兒子。姬娜從葛絲那兒學習到的草藥治病的方法，比巫術更多。

溫暖的池水像是透進了姬娜的毛孔，紓解了她體內的緊張。她應該回到堡內去工作。晚餐時間已近，曼淑會找她，若被那廚子發現她在林內如此逍遙，她準會挨上一頓罵。但她今天受了某種召喚而來。也許是葛絲的魂魄，也許是池塘的魔法。林地的奇異氣氛，令人有

所期待；姬娜幾乎看得到頭上的樹葉都因而顫動了。

期待什麼呢？但願她有葛絲的異能，那樣她或許就能明瞭那種非目所能見、耳所能聽的奧秘。但她只是一名奴僕和草藥婦——以及魔法還得提防咒語反撲的蹩腳女巫。

姬娜閉眼享受著回返堡內接受曼淑訓斥之前最後一刻的寧靜。四周一片岑寂，她感覺得到自己逐漸放鬆下來，今早餓豬引起的肌肉痠痛漸漸消失。因長久操作織布機而發痛的手指也得到休息。她的身體宛如失去了重量，在溫暖的池水中輕飄飄地擺盪。

接著，就在安適中，一幕景象令她動彈不得。

磨亮的鎧甲反射著刺目的陽光。揮擊砍削的長劍染上了鮮血。兩名男子相互廝殺。他們兵刃交接，發出的鏗鏘之聲，蓋過了群眾嘶啞的叫喊。姬娜身著一件她從未穿過的高貴白衣，獨坐在競技場的一端，引首觀戰。血腥與汗水充滿了鼻端。距離雖遠，她仍然聽見戰士的呼喘，以及乾澀喉中的吞嚥。恐懼和強烈的絕望就如膽汁升上口中般難受。人群的叫囂與耳中血液的奔流之聲合而為一。其中一位戰士轉身面對她，他的目光如鐵矛一般穿刺而來。高大、挺拔、傲視群倫的他高舉長劍向下揮，劍尖直指向她。姬娜頓覺生命與希望離她而去，就像玉杯碎裂、汁液濺落於土。

接著火焰燃起，萬物俱焚僅剩下恐懼。整個世界陷於紅橘的火光之中。烈焰燒灼了她的髮膚，就連靈魂也付之一炬。

姬娜發出驚喘，在水中掙扎站起。她睜開眼睛才止住喉中的呼喊，眼前只有濛濛的綠林

和帶露的蕨葉，池面雖受她一驚而撩亂，依然映著密密交錯的枝葉。她再往水中沈下，剛才感到燒灼之處現在則顫抖不已。她的心抵著肋骨猛跳，幾乎要蹦出來了。

那幕景象從未改變，都是在她的夢中或是在她神遊天外的怪異時刻倏然出現。亮閃閃的鎧甲、兩個交戰的男子，然後是噬人的大火。她頭一次經歷這種恐懼，是在恩凱爵爺死去的那一夜。那夜之後又出現了三次，每次都飽受驚駭，還受火焚，張眼才發現並不是真的。

但它剛才就是那麼真實，至少姬娜害怕它會發生，她從葛絲身上繼承了預見未來的異能，但她並不覺得這是天賦而是詛咒。

一個低沈的咆哮聲令姬娜自苦惱中循聲望去。她眨去眼裡的水，隨即對著綠林中悄悄走出的——一隻動物綻放笑容。

「銀星！」

一匹銀灰色的狼蹲在池畔，聽見姬娜的呼喚便昂高了頭。

「你好啊，朋友，我正需要見到友善的面孔呢！」

銀星張口，吐舌而笑。

「我上次見到你之後，你又長大啦！現在不是小狼了對嗎，漂亮小子？」

好像要否認她的話似的，灰狼站起，發出幼獸的叫聲，並低伏下來要人陪牠玩——牠四足臥地、抬高了臀。

「你的骨氣哪兒去啦？」姬娜笑問。她掬水潑向灰狼，銀毛一閃，避開了，並且沿著池

畔蹦來跳去，伸著舌頭，金目灼亮。

「今天我不想進入森林裡追你了，頑皮鬼。你若想玩，就要跟我一樣濕。」
銀星看著她，頗想加入的樣子。

「下來吧，小傻瓜。一點點水不會把你怎樣的。」

灰狼伸爪碰碰池面，卻像被火燙了一樣，急忙收回。

「來嘛，銀毛王子，我教你游泳。」

灰狼豎起雙耳，一爪伸入水中，接著是另一隻。

「這才對，小乖乖。」

四條腿都踩入水中的銀星，狐疑地嗅嗅水面。

「水不會吞掉你的。」

銀星輕吼一聲以示懷疑，卻又放膽嘗試。他猛然下水激起的波浪湧向姬娜，令她拍打不已。她抹去水珠，只見銀星擺腿亂划，興奮地繞著她打轉。

「啊，你天生就會游泳嘛！」

突然銀星扭頭，兩耳直豎。牠喉中發出絕非幼獸的吼聲，同時向岸上衝去。銀灰色的皮毛一閃，牠立刻消失在林間。

警覺頓生的姬娜旋過身，搜尋林地。除了她沒人敢到這兒來。可是她聽見沙沙聲，隱約中還有金屬輕撞的聲音。的確有人來了。

姬娜的心跳至喉嚨，但她還來不及躲，兩名男子就撥開了林地那片茂密的樹叢。

「哇，還說不信呢，埃嘉！我告訴你我聞到水了，這就是啦！」

「對啊，納克，還有別的哩！」埃嘉的語氣驚嘆。

姬娜感到兩名男子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，他們眼神發亮，好比銀星盯上了肥美的兔子。猛然覺察自己的赤裸，她沈下身子，直到水沒及肩。她的餐刀——她唯一攜帶的武器——和她的衣服一併掛在與池塘僅十步之遙的野莓樹上，但那等於掛在月亮上，哪裡救得了急。

「是水精靈吔！」名叫埃嘉的男子開心地說。「我就知道異教徒這塊土地有好東西，咱們沒白來。」

這兩人不迷路的是亞敦人。他們口音濃重，說的話姬娜只聽得懂一半。他們的服飾和鎧甲，比亞敦的武士所穿的要好多了。皮革胸甲上有像蛇的鱗片一樣的金屬片，寬鬆的羊毛褲上用皮帶交錯地打了綁腿。一位腳上穿著厚底草鞋，另一位則穿了雙質地良好的硬皮靴。

叫納克的那個男人對她不懷好意地笑。「我祖父說過一個他逮到水精靈的故事。硬留了她三天三夜他才放她走哩，他說過完那三日夜，他的老二軟得跟魚一樣，差點完蛋呢！但他說那可真值得。」

「我們又沒有三天三夜。」埃嘉說。

「我們總有個把小時吧，聊勝於無。」

「我們已經晚歸了。」

「再晚一小時又會怎樣？」

幾乎嚇得當場麻痺的姬娜開始退向對岸，一面思索她是否能及時拿到餐刀。

「別動，水精靈。」納克斥道。「沒付代價不准走。」他示意埃嘉繞到池塘另一邊。「我們兩個很行哦，我保證比妳碰過的都要好。讓我們快活一下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過來呀，小美人兒。」埃嘉從她背後的池畔靠上前來。

「她打算使性子哩，」納克說。「需要人說服她。」他摘下尖形的頭盔，一挺肩脫下胸甲，再扯掉襯衫，他鬆開綁腿的速度之快，顯示他有匆忙寬衣的豐富經驗。一絲不掛的他 and 身著鎧甲時一樣具有威脅力，他矮壯如圓桶的軀幹肌肉結實，濃密的體毛被汗水整片貼在皮膚上。

他大刺刺地涉入池中，並且用水潑她。姬娜很驚訝池塘怎麼沒有將他拋出去，或是因他擅自侵入、冒瀆了潔淨之水而將他吞沒。

「走開！」

「哈！」納克大叫。「她會說話呀！」

「我警告你！我……我……」

「妳怎麼樣啊？」他抓住她的手腕。「妳一直在等我這樣的人是嗎？」

「你敢碰我一下，你這頭癡肥長瘤的大野豬！」

「她罵人像潑婦啊！」